

别让 我再 哭了

他的小说或柔美，或酷烈，文风酷似沈从文、汪曾祺。
是一个用心来写作的作家。
著名评论家张银纳赞说：“读他的作品简直是一种人生享受，
像是烫了一壶加了梅子的绍兴陈酒，
一口口慢慢品来，甜甜的，热热的，酸酸的，
那么绵长，那么值得回味。”

刘庆邦 / 著



bierang.wo
zaikule

◎ 刘庆邦作品系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别让
我
再
哭
了

刘庆邦 / 著

liuqingwang
zai kul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让我再哭了/刘庆邦 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3.8

(刘庆邦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1-2529-7

I. 别… II. 刘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1457 号

责任编辑:张贺琴

封面设计:周艳梅

封面题字:王立翔

别让我再哭了

刘庆邦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625 插页 2 字数 275,000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 册

ISBN 7-5321-2529-7/I·1992 定价: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4742915

目录 1

- 遍地白花 / [1]
走窑汉 / [13]
乡村女教师 / [25]
少男 / [37]
晚上十点：一切正常 / [49]
打手 / [61]
在牲口屋 / [74]
开馆子 / [88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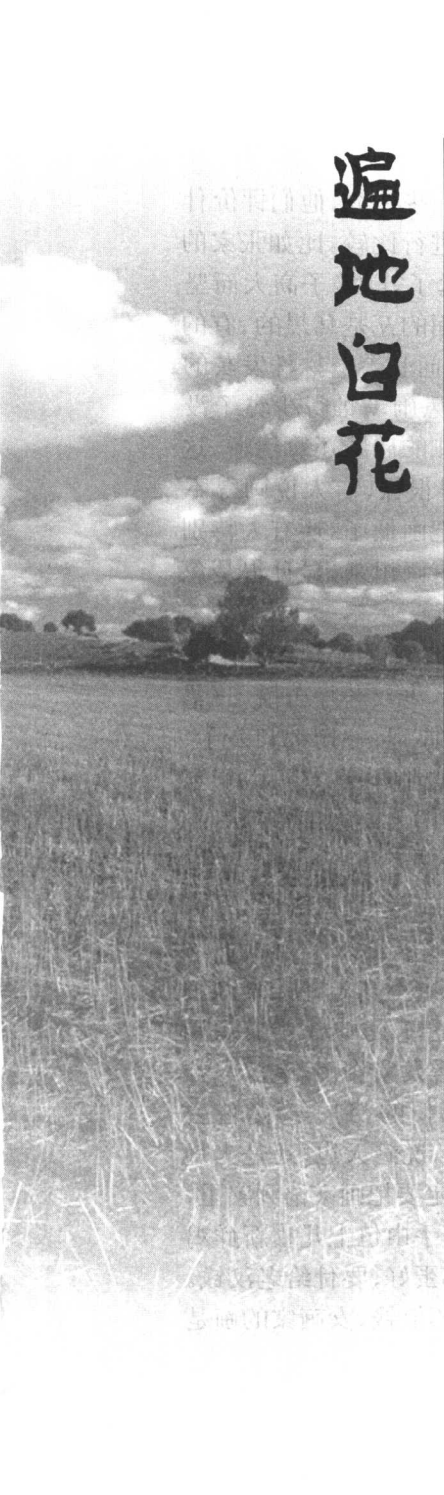
- 拾麦 / [103]
喜鹊的悲剧 / [117]
野烧 / [130]
新房 / [143]
平地风雷 / [158]
外衣 / [171]
一块板皮 / [184]

QABIS/89

目录 2

黄胶泥 / [197]
城市生活 / [212]
大雁 / [224]
远足 / [238]
外面来的女人 / [251]
阴谋与渠道 / [263]
守身 / [278]

种在坟上的倭瓜 / [291]
不是插曲 / [304]
别让我再哭了 / [317]
美少年 / [331]
不定嫁给谁 / [343]
听戏 / [356]



遍地白花

收秋之后，村里来了一个女画家。不知女画家是从哪里来的，她一来就找了一家房东住下了。地里没了庄稼，村里没了葫芦架，树上的果子也摘光了，背着箱子而来的女画家不会有什么可收获的。这让厚道的村民略感歉意，认为女画家来晚了，错过了好时候。女画家要么春天来，要么夏天来，最好是收秋之前来。这会儿场光地净的，要红没红，要绿没绿，要金黄没金黄，有什么可画的呢？人们估计，女画家住不了两天就得走。

好几天过去了，女画家没有走。她每天这儿转转，那儿瞅瞅，瞅准一个地方，就打开挺大的画夹子画起来。女画家画了什么，村里人当成彩物，很快就传开了。女画家画了张家古旧的门楼子，画了王家一棵老鬼柳子树，画了街口一座废弃的碾盘，又画了一辆风刮日晒快要散架的太平车，等等。这些东西都是有主儿的，女画家每画到谁家的东西，这家的人一开始稍稍有点紧张，不知外面来的女人用长尺一样的目光量来量去，究竟要把他们家的东西怎么样。女画家作画时，这家必有人在一旁守着，女画家画一笔，他们看一笔。待女画家把画作完了，他们把东西和画对照了一下，才知道女画家并不是原封不动把东西搬到画纸上，他们家的东西还存在着，一点儿都不少。这

样他们才放心了，并渐渐露出了微笑。

村里人难免对女画家的画作出一些评价，他们评价什么画，只能拿所画的对象作参照物，进行比较。比如张家的门楼子，据说修建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，门楼子高大而坚固，下面还有长长的过道。门楼子上面的瓦是乌黑的，有的瓦片上起着梅花一样的斑点。瓦缝之间长着一株株发灰的瓦楞草。楼脊子两端高耸的蹲兽，被风雨剥蚀得少鼻子没毛，只剩下大致的轮廓。只有大门两侧的砖雕还算清晰。这一切女画家都画到了，但有人说画得很像，有人说画得不像；有人说把门楼子画高了，有人说把画低了。还有人特别指出，瓦当上是有篆字的，女画家没有画出来，显见得是忽略了。

女画家不在乎人们的任何评价，该怎样画还怎样画。

太平车的主人是一位年迈的老汉。老汉苦挣苦攒，一辈子都巴望有一辆太平车。太平车还没挣到，一切都归公了，自家不兴有车了。等到公社解散，分田到户，各家可以买私车时，车都变成了胶皮轱辘，四平八稳的木制太平车用不着了。尽管如此，队里分东西那会儿，老汉还是把一辆太平车要下了。太平车就在老汉家的屋山头放着，夏天淋雨，冬天落雪，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。有人劝老汉把太平车砸了卖钉，拆掉当柴，老汉只是舍不得。老汉正不知怎样处置这辆太平车，女画家把太平车相中了，画下来了。老汉没有像别的人那样，在女画家后面站成木桩，看人家作画。老汉只往画面上看了一眼，就像得到最终结果似的，到一旁蹲着去了。老汉认定女画家是大地方来的人，说到天边，还是大地方的人识货啊！倘画家是个男的，老汉定要把画家请到家里，喝上两盅。画家是个女的，老汉只能用手巾包上几枚新鲜鸡蛋，给女画家送去。女画家夸老汉的鸡蛋好，要付给老汉钱。老汉当然不会收钱，老汉说他的鸡蛋不值钱，女画家的画是千金难买。

老汉的说法使全村人都对女画家高看起来，回到各家的院子里，他们转着圈儿东看西看，把石榴树、柴草垛、鸡窝、树身上的一块疤拉眼，墙上挂着的红辣椒串子，甚至连头顶的天空停着的一块云，都看到了。这些他们过去看似平常的东西，说不定经女画家一看，就成了好看的东西；经女画家用笔一点，成了一幅画。凡是被女画家取过材的人家，都像中了彩一样，神情有些骄傲。还没有被女画家画过东西的人家，也希望能到他们家里画一回。

小扣子是热切盼望女画家到他们家作画中的一个。

自从女画家来到这个村，小扣子天天跟着女画家转悠。女画家走到哪里，他也走到哪里。女画家看什么，他也看什么。女画家停下来作画，他就悄悄地凑过去，从第一笔看起，一直看到女画家把一幅画作完。可以说女画家到这个村所作的每一幅画，都是在小扣子的注视下完成的。谁要是问女画家哪天在哪里画了什么画，只要问小扣子就行了。不过没人问小扣子。就是有人问小扣子，他也不一定回答。小扣子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。

这天早上，小扣子一爬起来，就满村子追寻女画家去了。女画家是个勤快人，不睡懒觉，每天一早就开始作画。所以小扣子也不再睡懒觉。小扣子家有一只黄狗，黄狗本来正和几只鹅在一块儿呆着，见小扣子出门，它不跟鹅们打一声招呼，马上随小扣子颠儿了。黄狗是小扣子的忠实伙伴，它跟小扣子总是跟得很紧。太阳还没出来，空气里有一层薄薄的霜意。公鸡在叫，雀子在叫，一些人家的风箱也在叫。村街上弥漫着浓浓的烟火味儿。这种烟火味儿是很香的，但你说不清是哪一种香。有人家烧麦秸，有人家烧豆叶，有人家烧芝麻秆，有人家烧苹果枝子，有人家或许烧的是甜瓜秧，等。每样柴火散发一种香，各种香汇集到村街上，就形成了这种混合型的醇厚绵长的人间烟火味儿。村里人原来并

继续——>

不觉得烟火味儿怎么香，而女画家一进村就闻出来了，她说，哎呀，真香！女画家这么一说，大家用鼻子吸了吸，是香。村里一共三条街，小扣子和黄狗在烟火味儿里穿行，三条街都走遍了，没看见女画家在哪里。小扣子有些挠头，女画家会到哪里去呢？他看黄狗，黄狗也是一脸的茫然。再看黄狗，黄狗就抱歉似地把头垂下去了。他想，女画家会不会到村外去画画呢？于是小扣子和黄狗到村子外头找女画家去了。他们走过一个打麦场，又走过一个菜园，然后登上高高的河堤，小扣子把手遮在眼上，往四下里打量。黄狗也把头昂成高瞻远瞩的样子，鼻子里兴奋地直嗅。太阳已经出来了，阳光似乎还没化开，照在哪里都显得很稠，让小扣子想起女画家颜料盒里柿黄颜色。麦苗刚长出来，等于在大面积的黄土地上打下一道道浅绿色的格线，格子都空着，还没写什么东西。一只黑老雕在空中云来云去，把一群在打麦场觅食的母鸡吓得抱着头跑回村里去了。小扣子没看到女画家。他突然想到，难道女画家走了吗？想到这里，他有些急，飞奔着冲下河堤，向女画家所在的房东家跑去。黄狗大概以为小主人发现了兔子之类，不敢怠慢，遂杀下身子蹿到小主人前面，一气超出好远。黄狗这样干似乎是作出一个姿态，让小主人知道它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。前面没什么兔子可追，它就停下来等着小主人。小扣子连急带跑，身上头上都出了汗。

那家房东的一个闺女前不久刚出嫁了，家里正好空着一间房子，女画家就住在那间房子里。听说事先讲好是租住，女画家临走时是要按天数交房租的。可女画家住了几天之后，房东就把女画家当闺女看了，不许女画家再提交房租的话。是呀，闺女住娘家，哪有收房租的道理！

小扣子跑进房东家的院子里，一眼就把女画家看到了。女画家还没离开他们的村子，这下小扣子就放心了。女画家正在作画，她今天画的是房东家的祖父。和往常一样，女画家身后站了不少人，在看女画家作画，那些人当中有这家的

儿子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子媳妇，还有一些别的人。他们都不说话，静静地肃立着，连出气都尽量放轻。在他们看来，作画是很神的一件事，他们生怕一不小心弄出什么动静来，把神给惊动了。女画家当然也不说话，她眼里似乎只有老人和她的画，目光只在老人和画之间牵来牵去。她微微眯着眼，把老人看看，在画面上画几笔。再看看，再画几笔。她下笔很果断，也很有力量，能听见画笔在画纸上触动的声音。老人在墙根儿蹲着晒太阳。老人七八十岁了，身体不错，晒太阳的功夫很深，蹲半天都不待动地方的。这正好给女画家作画提供了机会。老人身后的背景很简单，几层砖根脚，上面是黄泥坯。老人头顶上方的墙上着一根木头橛子，橛子上挂着一束干豆角，那是来年做种子用的。老人上身穿着一件黑粗布夹袄，头上戴着一顶黑线帽子。这种帽子当地叫作一把捋。阳光斜照下来，在老人帽子下面的脑际那儿留下一点阴影。老人的主要特点是脸上的皱纹多，多得数都数不清。老人的皱纹无处不到，连耳朵的高处都爬满了皱纹。这些皱纹的分布和走向没什么规则可言，像是大地上的河流和沟壑，弯弯曲曲，走到哪里算哪里。老人脖子上的皱纹也很多，纵横交错，把老人的脖子分割成许多田园一样的小方块。所有的皱纹都固定住了，都很深刻，一眼看不到底，里面仿佛蕴藏着许多内容。老人的神情十分平静，安详，他像是带有孩子般的笑意，又像是含有老人般的沉思，对外来的女画家为他作画，并有那么多人看着他，他似乎并不觉得。

趁女画家调颜料的时候，老人的儿媳提出为公公换上一件新衣服。女画家说不用。儿媳又提出让公公坐在椅子上。女画家仍说不用。围观的人都注意到了，女画家画的不是老人的全身像，也不是半身像，可着整张画纸，女画家只画了老人的头像。这样的画，任何服装和座位都用不上。

小扣子一看见女画家画的老人的头像，心上就震了一

继续——>

下，眼睛就不愿意离开画面了。这张画像比真人大得多，小扣子长这么大，还从没见过这么大幅的画像。画面上，老人面容黎黑，皱纹更黑。但仔细看上去，老人的面容黑得一点也不发乌，黎黑里透着温暖的古铜色调。这种色调不全是阳光造成的，阳光的色彩一般只照在表面，而老人脸上这种厚实的色调像是从皮肤下面闪射出来的。更让小扣子感到亲切和动心的，是女画家所画的老人的眼睛。由于眼皮加厚和下垂，老人的眼睛已不能完全睁开，显得有些眯缝。就是这样的眼睛，平和得跟月光下的湖水一样，它什么都不用看了，里面什么都有了。看着这样的画像，小扣子不由地想起自己的祖父。祖父对小扣子是很好的，只要是小扣子一回家，祖父就愿意一直看着他，不管他干什么，祖父都不干涉他。有时祖父喊他过去。他过去后，祖父一点事也没有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拉住他的手就完了。小扣子不愿接近祖父，他嫌祖父脸上的皱纹太多了，嫌祖父的眼皮垂得太厉害了。他两手使劲往两边扒着祖父的皱纹，想把祖父脸上的皱纹绷平。在他绷紧的时候，祖父脸上的皱纹是平了，只剩下一道道灰线，可他刚松开手，祖父的皱纹便很快聚拢，恢复原状。祖父松垂的眼皮也是一样，他把祖父的眼皮掀起来，祖父的眼睛就显得大了，大得有些好笑。他把祖父的眼皮一松下去，祖父的眼皮似乎比原来垂得还厉害，让人失望。祖父从来不反对小扣子扒他的皱纹，掀他的眼皮。有时小扣子以为他把祖父弄疼了，祖父不但从来不说疼，还鼓励他使劲，使劲。祖父不在了，祖父死了。去年秋天，场里打豆子，小扣子早上还没睡醒听见母亲哭，就知道祖父已经死了。祖父没有照过相，也没画过像，他以为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祖父了。女画家画的头像使他产生了错觉，他以为祖父又复活了。祖父正慈爱地看着他，他也目不转睛地看着祖父。看着看着，小扣子的眼睛渐渐地有些发湿，有些模糊，他差点对着画像喊了一声爷爷。

有了女画家给房东家的祖父画的画像，人们对老人就有些刮目相看。过去他们把老人的皱纹说成满脸褶子，现在就变成满脸的画意，再看老人时使用的就是羡慕的目光。人们以为房东家的人会把老人的画像高高地挂起来，去那家看过，才知道女画家已把画像喷了胶，收起来了，准备日后带走，带到城里再挂起来。女画家另外给房东家的儿媳画了一朵硕大的红莲花，让人家把红莲花剪成花样子，绣在布门帘上面的遮幅上了。遮幅是黑的，莲花是红的，分明打眼得很。莲花光彩烁烁，仿佛是在一潭清水上。这难免又引来许多爱花的人啧啧观赏，并把花样子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全村很快就开遍了红莲花。

女画家开始到野地里作画去了。她背着画夹子提着画箱刚出村，小扣子就看见了。女画家在前面走，小扣子和黄狗远远地在后面跟着。女画家走多远，他们也走多远。女画家登上河堤，他们也登上河堤。不过他们跟女画家不是跟得很紧，而是保持着一定距离。女画家终于选准了一处风景，摆开架势作画了，小扣子仍没有马上走近。去野地里看女画家作画的人少一些，在目前只有小扣子一个人的情况下，他不敢凑过去，他怕女画家跟他说话。不管女画家跟他说什么话，他都会很慌乱。等陆续来了三四个男孩子和女孩子，他们才结伴慢慢地向女画家走去。

女画家这天所画的是一片茅草，茅草的叶和茎都枯黄了，只有穗子是银白的。茅草的穗子薄薄的，是一边倒，被茅草柔韧的细茎高高举着。每一根茅草的穗子单看都不起眼，把许多穗子连起来看，就是一片白，就有了些气势。田野里有风，茅草的穗子旗帜一样迎风招展。风大的一阵，茅草穗子被风根下去了，根得贴向地面。风一过去，穗子迅速弹起来，振臂欢呼一般高扬。茅草穗子的吸光和反光性能都很好，成片起伏不定的茅草穗子，把秋天的阳光吸进去，又反

继续——>

射出来，远看近看都白花花的，让人怀疑是走进了月光一样的梦境。茅草长在一片荒地上，面积并不大。可经女画家一画面积就大了，白茫茫的，好像一眼望不到边。在小扣子眼里，女画家画的画是有声音的，那声音是旷野里的长风吹在茅草穗子上发出来的，呼呼作响，一直向天边响去，好像整个世界只剩下这种声音了。在小扣子眼里，女画家画的画是有温度的，温度很低，让人感到一种萧萧的凉意，一看就想抱紧自己的身子，并想加一件衣服。在小扣子的眼里，女画家画的画是有气味的，这种气味当然不是颜料的气味，而是土地的气味，茅草穗子的气味，还有风的气味。这种气味不能用甜或者苦来表述，因为它不是用鼻子和味觉分辨，而是用眼睛和回忆唤起。有了声音、温度和气味，女画家画的画就不再是平面的，而是立体的和深远的，就像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，让人一看就不知不觉走进去了。

小扣子看见，他家的黄狗突然跑到茅草丛里去了，在那里仰着脸瞎看。不懂事的家伙，这样会耽误人家画画的。小扣子刚要把黄狗赶开，女画家说，不要管它。结果女画家把黄狗也画进画里去了。小扣子心里一喜，女画家总算画了他家的一样东西，他总算为女画家作出了一点贡献。上了画，黄狗跟平常日子不大一样。在平常，黄狗是很调皮的，老是闲不住。画上的黄狗在张着耳朵听风，显得很成熟，很孤独，好像还有些发愁。这样的黄狗让小扣子顿生怜爱，他真想马上抱住黄狗，把脸贴在狗脸上亲一亲。

女画家画完了画，问：这是谁家的狗？

小扣子还没说话，几个孩子就往前推他，说是小扣子家的狗。

女画家对小扣子说：你们家的狗不错呀！

小扣子眼睛躲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小扣子的脸有些红。

女画家问：你们这儿种荞麦吗？

别的孩子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回答不上来。这时候小扣子不

说话不行了，小扣子说：种。

既然只有小扣子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女画家就只看着小扣子。女画家的眼可真亮啊，恐怕比太阳还亮，小扣子只看了女画家一眼就不敢看了。女画家还很年轻，除了眼睛很亮，她的头发也很亮，牙也很亮，嘴唇也很亮，照得小扣子不敢抬头。可是女画家对小扣子说：来，抬起头来看着我，我看你小子很知道害羞啊！

小扣子在肚子里鼓了鼓勇气，把头抬起来了。只有女孩子才害羞，他是个男孩子，不能害羞。可是不行，他刚把头抬起来，眼皮又低下去了。这时亏得他家的黄狗过来了，黄狗过来靠在他腿上，并撒娇似地往他腿上蹭，才使他有了点依靠。他蹲下身子，抱住了狗的脖子，一只手为黄狗顺毛。他发现，黄狗的眼睛虚着，好像也不敢看女画家。

女画家的问题还很多，他问小扣子，荞麦是不是红秆儿？绿叶？白花？荞麦花开起来是不是像下雪一样？女画家问什么，小扣子都说。有一个问题小扣子吃不准，荞麦是什么时候种？女画家提了这个问题，他就得回答，不能让女画家失望。他先说春天种，又说不对，夏天种。他这样一会儿春天一会儿夏天的，别的孩子都笑了。那些孩子更是说不清荞麦是什么时候种，但小扣子说得不准确，人家就有权利发笑。女画家看出了小扣子的窘迫，说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管什么时候种，只要种就行。

女画家的画箱也很别致，她把画笔和颜料从箱子里取出来，折巴折巴，画箱就变成了一只凳子。她就坐在凳子上画画。画完了画，她把凳子折巴折巴，凳子又变回箱子模样。小扣子觉得女画家的箱子像是传说中的宝物，他有个渴望，很想替女画家把画箱背一背。女画家像是看透了小扣子的心思，她说：谁替我背着画箱子，我给谁一块糖吃。

听女画家这么一说，孩子们一下子都抢过去了，抓住画

继续——→

箱子的背带，你争我夺，互不相让。看来想背画箱子的不止小扣子一个。

女画家说，不要争，不要争，我来看看让谁背。在决定让谁背之前，她把糖掏出来了，分给每人一块。当女画家分给小扣子糖时，小扣子说他不要糖。小扣子的意思是，他不是为了糖才背画箱的，他的意思跟别人的意思不一样。女画家把每个孩子都看了一遍，总算把目光落在小扣子身上了，说：我看你这小子挺有意思的，好吧，箱子由你来背。不过，糖还是要吃的。她拉过小扣子的手，一拍，把糖拍进小扣子的手里去了。小扣子一握，感到手里的糖不是一块，是两块，他的心口腾腾地跳起来。为了防止别的孩子看出女画家多给了他一块糖，他的手把两块糖紧紧攥着，一点儿也不敢松开。他仿佛觉得，两块糖在手心里也在腾腾地跳动。小扣子把画箱的背带斜挎在肩上，大步走到前面去了。小扣子听见女画家在后面问他的那些小伙伴们：糖甜吗？小伙伴们答：甜！

当晚，小扣子让母亲去给女画家送鸡蛋。母亲问：你这孩子，难道要拜人家当老师，跟人家学画画吗？

小扣子说，女画家把他们家的黄狗画在画上了。

母亲一听，就在院子里找狗。狗在墙根卧着，见女主人找它，才到女主人身边去了。母亲说：我说狗怎么蔫蔫的，原来人家把它的魂抽走了。

小扣子不同意母亲的说法，说女画家没抽黄狗的魂。

母亲说：你不懂，狗靠魂活着，不抽狗的魂，她的画就画不活。人家说了，不管画啥东西，都得先抽魂。

小扣子有些惊奇，问：魂是啥东西？

母亲想了想，说魂嘛，跟血差不多，血是红的，魂大概是白的；血看得见，魂看不见。

小扣子问：那，茅草穗子有魂吗？

母亲说：有呀！

小扣子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，问：那，月亮有魂吗？

母亲说：月亮不光有魂，月亮的魂还多呢，你看这地上，都是月亮洒下的魂。

小扣子想起女画家问的他们这里种不种荞麦的话，想必荞麦花也是有魂的了。要是荞麦花开满一地，那雪白的花魂不知有多少呢！

母亲见小扣子沉默下来，以为小扣子把抽魂的事想重了，遂笑了笑，要小扣子不用担心，人流点血不怕，血越流越旺；黄狗抽走点魂也不怕，抽去的是旧魂，补上的是新魂，补充了新魂的黄狗会比以前还精神百倍。于是母亲包上一些鸡蛋，带上小扣子和黄狗，给女画家送去了。

女画家坐在房东家院子的月亮地里，正跟房东一家人说闲话，好像说到的话题又是荞麦花。人一来，话题就暂时打住了。女画家不知道小扣子的母亲为何给她送鸡蛋。母亲把小扣子推到前面，说：你把我们家的狗画到画上去了，我儿子让我来感谢你。女画家笑了，说画了人家的狗，不但不给人家钱，还要白吃人家的鸡蛋，这样的便宜事上哪儿找去！女画家把鸡蛋收下，还有笑话，她说，这些鸡蛋她先不吃，一个一个画在画上，这样小扣子家的人还会给她送鸡蛋，送到后来，她就不画画了，成贩鸡蛋的了。

女画家的笑话把院子里的人都说笑了。

月光正好，母亲和小扣子没有马上回家，听到女画家接着刚才中断的话题，又说到了荞麦花。女画家说，她小时候，跟着下放的父母在农村住了一段时间，好像看见过荞麦花。荞麦地在村子西边，一大块地种的都是荞麦。在她印象里，荞麦花不是零零星星开的，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开了。她早上起来，觉得西边的天怎么那么明呢，跑到村边往西地里一看，啊，啊，原来是荞麦花开了。荞麦花开遍地白，把半边天都映得明晃晃的。她跟着了迷一样，天天去看荞麦花，吃饭时父母都找不着她。荞麦花的花是不大，跟雪花差不多，但

继续——>

经不住荞麦花又多又密，白得成了阵势，成了海洋，看一眼就把人震住了。在没有看到荞麦花之前，她喜欢看那些一朵两朵的花，老是为那些孤独的花所感动。看到了大面积白茫茫的荞麦花，她才打开了眼界，才感到更让人激动不已和震撼的，是潮水般涌来的看不见花朵的花朵。她当时很想放声歌唱，或者对着遍地白花大声喊叫。可惜她那时不会唱什么歌，喊叫也喊叫不成，只能钻进密密匝匝的花地里，一呆就是半天。她记得荞麦地里蜜蜂和蝴蝶特别多，嗡嗡嗡嗡的，像是在花层上又起了一层花。她感到奇怪的是，到了荞麦花的花地里，连蜜蜂和蝴蝶似乎都变成了白的，蜜蜂成了银蜜蜂，蝴蝶成了银蝶子。她晚间也去看过荞麦花。晚间很黑，没有月亮。不过，她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满地的白花老远就看见了。她看着前面的光明，不知不觉就走进了花地里。

说到这里，女画家轻轻地笑了。她说时间太久了，记不清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。也许她说的是自己做的梦，相似的梦做多了，就跟真的荞麦花弄混了。反正那样的荞麦花如今是很难看到了。

院子里的人一时都没有说话，只有如霜的月光静静地洒落。

小扣子和母亲把女画家的话都记住了。

来年，在小扣子的一再要求下，母亲种了一块荞麦。小扣子看见，荞麦发芽了，荞麦长叶了，荞麦抽茎了，荞麦结花骨朵了……荞麦终于开花了！荞麦花开得跟女画家的回忆一样恍如仙境，把小扣子感动得都快要哭了。

从荞麦开花那一刻起，小扣子天天在花地里，并不时地向远方张望。母亲知道小扣子盼望什么，她帮着小扣子向远方张望。

2000年3月9日于北京和平里